



## 成县之美

牛旭斌

待到金风送来清爽，满山核桃恰好成熟，大地腆着腰身，把丰收的喜悦铺成山欢水笑。

秋阳杲杲，晨色清明。

山山村村的冲淡之美，因为大地的收获而开始空旷。秋蝉的嘶鸣声变细，变软，像摇滚歌手慢弹起琴弦，别有心意的温柔抒情。

老农扛着竹竿，背着背篋，经过一垄垄半青半枯的玉米林，与弯腰点种油菜和摘一篮辣椒拾起身的人打招呼。

他缓缓走过垮地，爬上山坡，绕向梁那边的核桃林。

那些种了多少年麦子与玉米的耕地，十年间就长成了树林，长过了土坎，枝连着枝，果串着果，太阳下裂着口笑，一群鸟儿跳上窜下，摇晃着枝头。

“再别摇了，核桃掉进草里就找不着了。”

“哇，快看，我拾了一抱子，两帽壳，还有好几个三抓子的”。

果园间，晚开的桔梗花迎风摇曳，如一湖湖蓝色的海，美得令人心醉。

绵绵的秋雨，在屋檐上滴答成线，不住点地下。长竹竿的一头，吊着一个用纸剪制的“人”，红衣翠裤，它是“扫天媳妇”，手握扫帚随风舞动，从窗棂横挑到土院上空，以祈祷纷飞大雨早些收停。

天空放晴，湛蓝如洗。树林里的秋叶上缀闪着白露，好比扣在心弦上晶莹的泪珠。

人们脚步短小却急促，身后跟着提篮挎筐的小孙子，初升的朝阳一缕不漏地投在他们的背影上……

“啪，腾腾，啪，腾腾……”满树核桃落地了。满坡葛条长壮了。满野鸟群回山了。一望无际的一年

蓬，长满山谷，岗梁上，微风吹动万束玉伞般的茱萸子草漫过我的眼帘，亭亭地、远远地伸往天尽头。

好山人座，藏着好吃的；河穿林樾，藏着心疼的；草地如茵，藏着会唱的。晚熟的桃李李莓，缀满数不尽的树枝和刺架。

那飞出草丛的锦鸡，穿过小溪的野兔，那铺满西场的坚果，唱彻黄昏的蟋蟀，那奔跑在山道上的少年，追着风，风也追着他……

高山上，低谷里，平川中，一片片田园，人们挥洒汗水劳作，那一檐檐的玉米、高粱和干辣椒，遍地的乡愁是大山厚养的子嗣吗？

山坡上的老树枝桠繁茂，松鼠在树干上爬来爬去。在更远的深林间，一群群麻雀采食着松果零落草丛的松籽。

鹭从河上飞过，水的波光清凌凌，明闪闪。溪流穿越阡陌亲吻过河床的小石头时，荡漾起层叠的浪花。

两个少年把书包架在石板上，风翻着书，他们开心地朝对岸打水漂。

随意捡起一枚鹅卵石，它不是矿石，也是可摆于书房的奇石，有色泽，有纹理，有灵气。我还是少年时，把捡回来的石头，学鲁迅刻“早”一样刻上“奋斗”，放在写字台上。

无穷的白云，一团团像棉花，飘荡过村野与小镇，一架架航班翼翼烁烁，自县城向西边的天际飞去。红眼闪着，渐隐渐无……

就在这时，穿行在核桃的故乡，从房前屋后到山岭中去，到处传来竹竿敲打核桃树的声音，那噼里啪啦掉落一地的鲜核桃，剥去皮，破除坚壳，从网上卖出去。直播店主的脸庞，如山花一般白净、粉嫩，

又如溪流一般清秀、明澈，一单单快递，鼠标和手机送出去的，是大山仙养的奇珍异宝。

毋庸置疑，成县的美是无匹的——因为那西狭颂千年的石头会说话，凤凰台不朽的诗魂传文脉，鸡峰山澎湃的云海放光芒；那汉时栈道唐时莲，那宋时杜祠武穆园；那炒菜的麻辣面食的酸，那火烧的酥油糕的甜埋砂饼的脆；那酒席上的九碗三行子，绵柔的红川老酒，过年的杀猪菜；那新婚的嫁妆箱子，婴儿满月的油盐罐，送葬老人黄亮的麦草火；那随地生长的神木灵草，五谷朱实……

我离故乡去，又回故乡来。心一直被故乡的美吸引着，召唤着，摄捏着。

我知道，在后村越来越大又越来越深的山坡上，密不透风的林野中，上百种野花在潮润里盛开，而我被那株绿叶紫茎的马桑树牵走了魂。我是那一串串半生不熟的马桑籽中，味道与样子最寻常的一粒。

走来跑去，看南望北，停歇下疲惫的脚步，哪里的水土，都不如故乡的温润，又比不过这方盆地的安生。

故乡也发生过地震、暴洪这些百年不遇的灾害，但在这秦巴山岭复杂地理的构成中，还算风调雨顺，好天气还是多，明媚的太阳总会适时地出来阻止雨水，绵绵的雨水总会及时地降临缓解旱渴。

我们还知道，早在几千年前，你就有嘉禾遍地与木连理的祥瑞，就有麦浪连波碧、苗花带水香的丰美！

十五岁起，我一次又一次告别你行住异乡，去过意想不到的许多地方。在远方，我深深体会过每逢佳节倍思乡的滋味，是那种失眠的游子对你控制不住的思念，也无数回梦见祖母，正月初一给天爷献饭，二月二给房院撒灰圈，清明节用舍不得吃的紫苏油拌几碟凉菜，端午节在门窗插艾草给我们系五彩绳用苇叶包粽子，六月六晒椒果，中秋夜在院中置桌摆月饼贡果敬香祭月，腊月八给果树挂枝吃食，腊月二十三用玉米糍送灶婆……

梦中，醒来，不由抬头仰望，放眼长眺，俯首付思，入秋的风敲打着我心门的隔阂：我当怎样反刍、重来或者叙述，才算不辜负我的乡土呀！

哦，我的成县！你多象一台时光机，不论我因世事变形成什么模样，因岁月打磨成什么形态，你都认得我最初的模样。你又象一块磁铁石，不论我是一粒小钉子，还是一枚曲别针，不论已离开你身边，还是正挣脱你的怀抱，都脱离不开你磁场的吸附。哪怕我怎样无用，又怎样无力，即使我怎样被生活磨砺，又如何被岁月淬炼，尽管所有努力依然终未成器，你都从不嫌我，不舍弃我，而把你的魂魄你的风骨你的血性，源源不断地全部赋予我，赐予我，注予我。

让我亦醒悟：人都是过客，世间的亲人撒手就去世了，父辈距离那一天将越来越远，我们也逃避不了这一天的一定将至。

到那时，闭眼别你深沉俊秀的美，成县啊，相信你定将包容我，安放我！

哦，我的成县。对于我，到啥时候，都装满故人与风景，离离又欣欣，无所而保留。

土地知道自己金贵，从没心思说闲话。

大块小块土地手牵手向远处伸去，鹰鸟一样，不倦地仰天飞翔。

天滚着天，月滚着月，年滚着年。一天紧过一天的日子里，土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，没白没黑地做着天下最大的事。

没人不知道，土地知根知底的伙伴是村庄。土地选择了村庄，村庄选定了土地。它们天天说着生命里最该说的话，想着岁月中最该想的心思和愿望。

土梁上，一片凌乱的房屋松松散散地站立着。200户人家，不足300口人。村子不大，每天发生的事，树叶一样拥拥挤挤地一片拍打着另一片。这就是我们的村子。

村子里牛最卖力干活，足有100头。有多少成年牛，就有多少牛车。老态龙钟的牛，牛车岁数自然会大些。我知道哪个路口停着牛车，哪个土堆旁有牛车安身。牛拉了一辈子车，驮了一辈子粮食，耕了一辈子地，到头来，仍有干不完的活；鸡鸭鹅满村子都是，整天吵吵闹闹，总归还是很听话。它们好像很复杂，个性很鲜明，其实很单纯。做事不作态，不肆意，用心能看出透明的东西来；树木和家禽一样多，或独立，或扎堆，形态各异地昂着头；飞鸟看起来很自在，喜欢在茂密的树上筑巢，在村里来回飞。它们巧舌多言，不像鱼，没谁是哑巴，大都能说些好听的；风，斜斜地刮过来，多变有个性。既温情，又刻薄。被柳枝摇曳着，又被柳枝阻隔。春天来了就变暖，冬天来了就变寒。

我们的村子，埋在密密麻麻的事情里度年月。

在早晨的第一声开门声中，父亲走向了土地。脚步刚过，土梁上的开门声就连成一片。它们驱赶着早晨，驱赶着早晨的每一缕阳光和清新的空气。村东头，穿一件翻羊皮袄的冯老大，忙不迭地打开羊圈。村西头，李二叔一串咳嗽没有停下来，就跑去往牛槽里添草添料。大人小孩在每一寸熟悉的泥土上踩过去，一件件数不完的事情，很熟练地做过无数次。

土地上田埂交错，每条埂子都伸向村庄，每块土地都思想贯通，每畦地垄都在乡村的岁月里奔走。父亲倾一生的精力，往田埂上培土，在细窄的埂子上行走一生的路。饮足了早晨的头茬子阳光，在无边的旷野和土地上，父亲把浓重的心思说出来，把最想说的话说出来。谁家的羊“咩咩”直叫，谁一顿吃了半碗饭，哪些老人在墙根晒太阳，哪个娃崽丢下书包就去割猪草，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一惊一扰，村子里发生的一切，父亲都从心里掏出来。父亲的青年、壮年，过掉的时光，一个个远走的早晨，都说给了土地听。父亲把立在院墙的铁锹拿来，把闲不住的锄头拿来，每一把铁锹、每一把锄头都是一句话，这些稠密的话父亲准备用一辈子的功夫去说，说的话和做的事情一样多。

土地把金贵的光阴，全部用来听父亲说心思，和知根知底的村里人打交道。与村子息息相关的话，最能打动土地，最能让土地在心里生根发芽。父亲顾不得风吹日晒，一门心思和土地言语，整天别无他事，美好的时光都耗费在土地上。父亲恨不得一口气把一辈子的话说完，把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说个透，在永远做不完的事情里呼吸和变老。

土地从没心思和游来移去的云朵打招呼，更顾不上和穿行而过的风说闲话，每寸光阴都想办法把影子拉长变大，把父亲说的话，视作生命的行走，伸手接过来，结结实实变成长苞谷的种子，胸怀里藏着千百个一样的梦。土地大块小块抱成一团，做着天底下最美的事，让千事万物心里生出暖意来。

土地知道自己金贵，没白没黑地听村里人说生命中最该说的话。镰刀挥舞的季节，土地像一片片金色的沙丘，从天际拥过来。要不是横在村边的路挡着，守家护院的树挡着，会一直拥到牛槽、墙根。每块土地都是村里人说话的地方，每寸土地都是期待飞翔的翅膀。过掉的早晨，行走的时光，等待的日子，都有村子飞翔的影子在晃动。



## 柿味重阳

郭华悦

重阳时节，最令人迷恋的，是空气中弥漫着的甜香。

这甜香，来自于柿子。重阳前后，走在乡间的路上，秋风拂过，带来了凉意，还有淡淡的柿子甜香。这香，深深吸一口，沁入心扉。

重阳到了，柿子熟了。

其实早在重阳前，柿子树下就开始闹腾了。这时的柿子，还不够熟，但摘下来后，可以用温水泡上一整天，去掉涩味，做成清脆可口的蘸柿饼。

可若想吃上甜甜软软的柿子，还得等到重阳时节。还记得小的时候，一入秋，就天天盼着重阳的到来。对于重阳这个节日的意义，孩子们所知甚少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重阳之所以令人期盼，是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日子，就可以敞开肚皮，尽情地品尝甜柿子的美味。

那会儿总想着，若是能过上天天吃柿子的日子，那可真是太幸福了！

后来，这样的日子倒真是近在眼前了。生活好了，科技发达了，不用应季，也能吃上柿子。可就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柿子却慢慢淡出了味蕾。

那些年，人在外头闯荡，心里还有嘴里，迷恋的都是浓烈的味道。朋友，习惯在酒桌上认识；味道，喜欢浓烈的，方觉得尽兴。柿子那种甜甜丝丝却略嫌单调的味道，已经和童年一样，被我扔在了旧时光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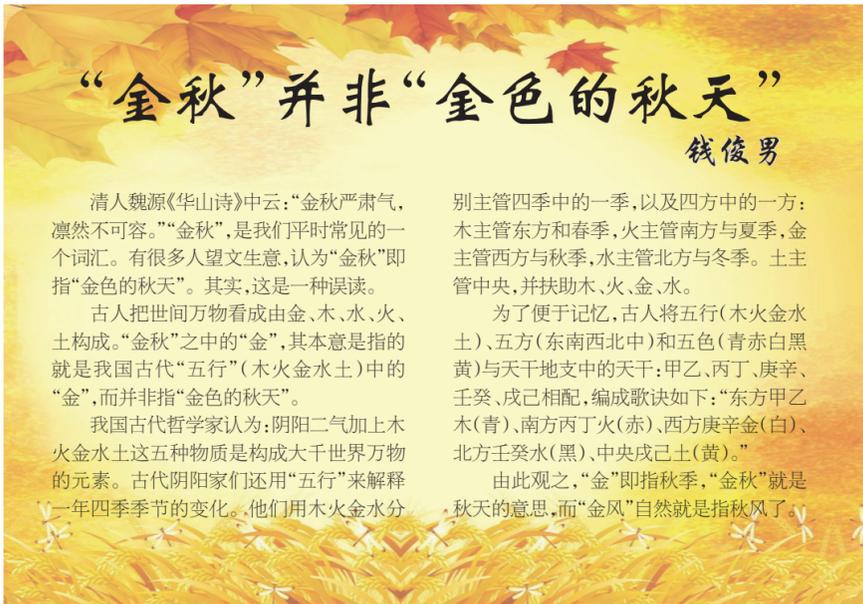
直至如今，却又重新迷恋上了柿子的味道。

每年的重阳前后，也是回乡回老家，最频繁的时候。尝着自家种的柿子，和那种甜甜丝丝一起回到心间的，还有儿时的单纯与知足。于是恍然惊觉，原来人是会随着年纪的增长，阅历的不同，而对同样的美食，有着不同的感受。

正如如今，柿子不仅是美食，更是一种生活。用一颗浮华过后的的心，品尝柿子，领略的不仅是甜味，更是一种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。也唯有在经历了喧嚣的华而不实后，人才会发现，原来生活如柿子，最简单最纯粹的味道，才能有返璞归真的快乐。

而这样的味道，越是如今，就越弥足珍贵。人在过了年少轻狂的年纪后，年岁渐长，一步步走向人生的重阳。而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以前很多被自己忽略的美好，又被重拾起来，回到了心间。

柿味弥漫的重阳，不仅仅是节日，更是生活。



## “金秋”并非“金色的秋天”

钱俊男

清人魏源《华山诗》中云：“金秋严肃气，凛然不可容。”“金秋”，是我们平时常见的一个词汇。有很多人望文生意，认为“金秋”即指“金色的秋天”。其实，这是一种误解。

古人把世间万物看成由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构成。“金秋”之中的“金”，其本意指的就是我国古代“五行”（木火金水土）中的“金”，而非指“金色的秋天”。

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，阴阳二气加上木火金水土这五种物质是构成大千世界万物的元素。古代阴阳家们还用“五行”来解释一年四季季节的变化。他们用木火金水分

别主管四季中的一季，以及四方中的一方：木主管东方和春季，火主管南方与夏季，金主管西方与秋季，水主管北方与冬季。土主管中央，并扶助木、火、金、水。

为了便于记忆，古人将五行（木火金水土）、五方（东南西北中）和五色（青赤白黑黄）与天干地支中的天干：甲乙、丙丁、庚辛、壬癸、戊己相配，编成歌诀如下：“东方甲乙木（青）、南方丙丁火（赤）、西方庚辛金（白）、北方壬癸水（黑）、中央戊己土（黄）。”

由此观之，“金”即指秋季，“金秋”就是秋天的意思，而“金风”自然就是指秋风了。

## 母亲有块“金疙瘩”

钱国宏

母亲有一块“金疙瘩”，是母亲结婚时从娘家带过来的贵重嫁妆。

从记事时起，这件事就成了家里的一桩公开的秘密：家人都知道母亲娘家陪送的那块“金疙瘩”有茶盅那么大，就放在箱底的包里，很值钱。

因为有了这块“金疙瘩”，全家人都感到有一种无形的依赖。

大哥结婚时，要盖一所新房子。父亲和大哥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母亲放在箱底的那块“金疙瘩”。

母亲在家庭会议上，当着全家人的面，淡淡地说：“那块金疙瘩可以拿出来换钱，然后给老大盖新房”，母亲接着把目光转向姐姐、我和弟弟，“可是以后这三个孩子拿什么来交学费？没有学费，他们仨就都得辍学。”

父亲和大哥沉默了许久；父亲一跺脚：“算了。我

和老大自己张罗去。金疙瘩，还是别动了。”

那个夏天，父亲和大哥在荒甸子上整整干了半个多月，用三棱草和黄泥，硬是摔了5000多块土坯，然后砌窑，烧成砖。全家人燕子衔泥般大干了20多天，一分钱没花，硬是给大哥盖了所新房子。

此后，姐姐、我和弟弟每每交学费时，都会想到母亲的那块“金疙瘩”，可每次都是让母亲以“还有更急的事呢”岔了过去。我们每次都是以割柳条、编炕席、采药材、养猪养鸡、栽果树等方式筹集到钱，度过了一个个难关。

姐姐出嫁时，提出要家里陪送一台双缸洗衣机。母亲这次很爽快，答应取出那块“金疙瘩”，换成钱由姐姐支配一部分。可是，母亲又提出一个意见：“三儿（就是我）马上就要上大学了，估计用钱的地方会更多。”

那块“金疙瘩”依然放在箱底没有拿出来，姐姐在

镇上的一家针织厂里打了两个月的工，挣回来一台双缸洗衣机——非但如此，姐姐还因此学到了技术，结婚后，和姐夫一起开了家服装厂，年收入相当可观。

在大学，我节衣缩食，课余做家教、钟点工、投稿来筹措自己的学习费用。直到我大学毕业，母亲的那块“金疙瘩”依旧一直放在箱底。

母亲80大寿时，天南海北的晚辈们聚到母亲身边。生日宴上，大哥大嫂趁着酒兴，提议让老寿星拿出箱底的那块“金疙瘩”，让整个家族的人开开心。

母亲咧开缺牙的嘴，笑了：“什么金疙瘩？咱家里压根就没有什么金疙瘩，妈这辈子就没收到过娘家的嫁妆。”

